

資深「橫店漂」花十年攞下口碑 埃及「小伙」埃米爾 《萬里歸途》飾反派成功出圈

埃米爾 (Amro) 總算在中國闖出一點名堂了。「他是不是那個誰，那個在《萬里歸途》裏的壞人？」在咖啡館和大街上被人認出，這種「爽」要怎麼形容呢？「我們外國人要在中國走紅其實很難。」如何成為一張有辨識度的外國人面孔，從客串到配角再到主演，三四十部戲演下來，作為資深「橫店漂」，埃米爾用十年終於在中國內地混了一個臉熟。今年，他迎來了演戲生涯的又一個分水嶺：飾演電影《萬里歸途》裏的大反派薩利赫。被入戲太深的觀眾在社交媒體上罵到「崩潰」後，他終於成功出圈，達成一個許多在中國的埃及同胞都沒能完成的成就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
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在埃米爾社交平台發布的視頻中，流傳網絡最火的一段片場崩潰大哭視頻，是在《萬里歸途》現場入戲太深所致。埃米爾飾演的薩利赫發現，自己一直追隨的穆夫塔原來一直裝腔作勢在作惡。那一刻，薩利赫對自己以往所作為感到羞愧和難過，情不自已而留下懺悔的淚水。這場哭戲，埃米爾哭到頭痛有些站不穩時便蹲下來了。網友們看到這個片段，帶著對和平的珍惜，對其做了一個善良溫暖的「誤解」：看到戰爭場景，他想到了很多敘利亞朋友的家鄉正在遭此劫難，所以情緒崩潰。後續，埃米爾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一會哭着笑、一會笑着哭的講述被刪減的一些劇情，自證其實是好人。

習得「見機加戲」的本領

在《萬里歸途》中埃米爾出場時，有觀眾說覺得他的眼神很可怕。當天，去到現場還沒開拍的時候，埃米爾就提前讓自己進入一種兇狠的狀態。「張譯、殷桃、王迅等老師一走進片場看到我時也說覺得害怕。」埃米爾信心滿滿說，壞人也有很多種壞，都會有不同的眼神。

對表演細節的分寸拿捏，也讓埃米爾多了很多加戲的機會。他也透露，原本《萬里歸途》薩利赫的角色很快就會「領盒飯」（網絡用詞，意為下線）。但就是自己出場的第一場戲，獲得了現場主創們的一致叫好。

所謂資深「橫店漂」，見機給自己爭取戲份是一種本能。「對多一個鏡頭的渴望吧。」後來和導演就薩利赫這個角色的理解進行溝通時，埃米爾通過在微信，首先和導演的助理談他對角色的把握還可以有的張力部分。一點點談下來，才有了現有的反派二號角色。即使不少戲份被刪除，但埃米爾不多的幾場戲，尤其是片場演戲的花絮流傳網絡時，他終於被大規模看見和討論了。

日常，埃米爾喜歡走路、也喜歡坐巴士。走入人群，看大家說話的方式，做事情的動作、神情。埃米爾都會去記住一些讓他有感覺的情景，日積月累中，他也逐漸把這些「所見所聞所感」融入到一些角色裏面。這樣演下來，外籍演員的角色就不止是唸台詞的「老外」了，角色有了該有的味道。

「什麼時候，我在中國演的戲能在埃及熱播？」這幾年中國電視劇頻繁出海，登錄埃及熒屏的其實不少——或許自己的下一部有戲？正如十三四歲在埃及追看成龍的電影，不知不覺啟蒙了漢語的學習。「看劇學外語本來就是最好的方式之一，我在中國拍的劇要是也能成為埃及人學漢語的素材之一……」埃米爾光是想想就笑得很大聲。



埃米爾和導演助理溝通「加戲」。



埃米爾的古裝扮相挺特別。



埃米爾在《萬里歸途》飾演薩利赫走紅。



埃米爾在片場認真工作。



埃米爾逐夢中國影視圈十多年，參與過眾多故事題材的拍攝。



埃米爾和黃小蕾搭戲，也成為好朋友。



埃米爾的現代劇角色可以很帥氣。

內地影視圈外籍演員成剛需

一部戲接一部戲地拍，在埃米爾的百度百科介紹中，近四十部影視劇作品，題材包括古裝劇、年代劇，甚至農村題材的現代劇……「中國影視劇要表達的時代背景，對我們外籍演員的需求也越來越強烈。」外籍演員，這些年愈發成為中國影視劇的剛需。早些年，來橫店的外國人還比較稀缺，但凡長得俊俏一點的，輕易就被拉去客串演出。現在則不然，選擇多了，「花瓶」「花架子」的客串隨時會被撤換。

埃米爾如今常駐不少導演的通訊錄裏，經常一個電話過來，他要立馬去趕場救急——埃米爾得意於自己多年攞下的「埃及口碑」。演戲，也提供了一種不同的閱讀方式，參與《倚天屠龍記》的拍攝，再看到中國「一帶一路」走出去的一些新聞消息，埃米爾發現，中西方的交流在幾百年前，靠駱駝、靠馬出行的年代就如此頻繁。他也突然記起，當年埃及駐滬總領事對自己的一番鼓勵。

獲埃及駐滬總領事鼓勵

還是在橫店客串的頭一兩年，不知道總領事從哪裏得知「有個埃及小伙子在中國演戲」的消息。接到當時埃及駐滬總領事親自打來的電話時，埃米爾還以為是遇到了什麼新型騙術。原來，打來電話的總領事邀請埃米爾去他家吃晚餐。赴約之後，埃米爾才發現當天來了很多在中國發展的埃及青年。也是在那次，總領事親自鼓勵他說：「你做的事情很好，在中國拍

戲，你是埃及第一個這樣做的，要加油。」

埃及人來中國，大都選擇做外資生意，也很賺錢。彼時，埃米爾演戲還沒有好苗頭，身邊親朋好友會質疑：「你拍戲真能熬出頭嗎？」但總領事給了埃米爾逐夢中國演藝圈的信念。

2013年的電影《鎮海保衛戰》是埃米爾演戲生涯的第一個分水嶺，那是他拿到的第一個有劇本片子，此前他只是一頁紙、一句話就能打發的小客串。剛拿到劇本時，他還不太會看，脫口而出：「這麼多話？」「能不能演？現在就定。」沒有多少猶豫的時間，埃米爾只用了一分鐘，就搶抓下這個機會。台詞多，怎麼背下來？沒有訣竅，就是一遍一遍地背，背一百次也還是要背。當時，熬過不少的夜，有時候躺在床上會突然起身背台詞。

這算不上走火入魔，也不能稱之為敬業。埃米爾說，這就是工作來了，要完成一個工作的基本態度。演戲，埃米爾是認真的。後來，參與郭濤、袁詠儀等主演的《溫州兩家人》時，他開始進入到研究台詞的聲調，片場走位、情境下的微表情等細節問題。他說，做配角也需要努力，哪裏不行補哪裏。

拍攝交流互動短片 斬獲超億次流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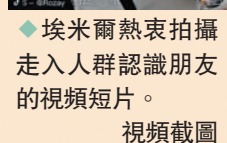
埃米爾近期熱衷拍攝自己走入人群隨機交流的視頻短片。走在一些村鎮，巧遇一位農村大姐開門出來，手中有花的埃米爾就地上演一齣「贈人玫瑰」的戲碼，大姐開心得滿臉褶子都在「跳舞」，直言他比親兒子還好。埃米爾說，這不是劇本，僅僅是一個偶然的快樂插曲。

最近埃米爾的抖音视频播放量過億了，有朋友勸他，如果想拍更多戲，應該保持一點神秘感。「我還是喜歡分享自己的生活，去認識更多朋友。」最近，埃米爾發現內地青年導演大鵬關注了自己，隨即也回關了他。CCTV也有頻道要來做他的人物紀錄片故事，大家都通過抖音找到他。

「這確實是一種擴大朋友圈的不錯方式。」流量來襲，埃米爾還沒有想過去做直播帶貨，他更多希望通過這些平台宣傳自己。是的，宣傳自己，一為有更多戲演，也為傳遞一些正能量的故事，讓更多人看到中國人的友愛和善良。

「在海外一些社交平台，寫我的阿拉伯名字也能搜到一些信息。」新冠疫情3年多，埃米爾也同步在海外的一些平台分享了很多關於中國的生活，外面很多人不相信，質疑他。

前年4月，成龍還發聲支持埃米爾的相關視頻，被偶像看到且得到他的支持，埃米爾覺得發掘、分享和發聲是有意義的。尤其作為一個外國人，分享和中國人的日常交流，其實就是一種美好的傳遞。「我確實是一個正能量爆棚的老外，對吧？」他笑說。



埃米爾熱衷拍攝走入人群認識朋友的視頻短片。

視頻截圖

初到中國自我訓練到處交朋友

生於1988年的埃米爾，十三四歲時就把嚮往的目光投向了中國。這份神秘的吸引力，當然不止是埃及課堂上講述的同為文明古國的華夏往事，還來自成龍的電影。「飛來飛去的功夫，太酷了。」埃米爾的爸爸把看中國電影當作對孩子的獎賞。當年，在埃及要看中國片只能買碟回來播放，並不十分普及。「我那時候說要去中國，大家都一笑了之。」回過頭看，千禧年再往前走十年，中國還不是國際上的第二大經濟體，一個少年因為看了幾部功夫片就說要去中國，家裏人笑笑但不嘲笑，已算十分有愛。

再說要去中國，已經是千禧年之後的第一個十年了。2011年，曾在埃及上過孔子學院的埃米爾終於開啟了中國之旅，前往金華的浙江師範大學讀書。橫店影視城離金華一百公里左右，當時的埃米爾正被異國他鄉的孤獨包圍，意識到需要主動社交去打破這種孤愁，他開始去橫店玩，訓練自己到處交朋友，包括上街隨機問路人：「Hi，可以和你做朋友嗎？」一路沒少收穫「神經病」的質疑，當然也有「鐵樹開花」的時候，有人答應一聲：「好啊。」

只帶着鍛煉的心態，沒準備好「十大社交金句」的埃米爾，原地發愣，換自己尬尷。

這段古早往事講來，埃米爾也覺得好笑，不客氣地吐槽自己：「現在隨時隨地都能聊，就怕大家嫌我話多了。」

組織外國人在線免費學漢語

最初來中國，是為了看看「成龍戲裏」的中國；去橫店旅遊抱着客串玩一玩的心情，一晃，他在中國演戲超十年。其間，也有不少追星夢的時刻。2015年，埃米爾參演成龍的電影《天降雄獅》，和少年時期的偶像有了近距離的交流。後續，埃米爾受邀再去參演成龍的新影片《狂怒沙暴》，雖因檔期遺憾錯過，不過，埃米爾也給偶像推薦及介紹了埃及的女明星演員參與到影片的演出。

讓埃及的明星演員參與中國的影片拍攝，埃米爾自覺意義非凡。通過演戲，已交了不少中國朋友的埃米爾，對演戲之外最大的夢想就是促進中埃民間交流。2020年，新冠疫情下，中國學生開始了大規模的在線網課。埃米爾受此啟發，嘗試組織搭建平台，號召許多埃及青年

埃米爾喜歡和大家面對面交流。



在線免費學中文，這個網絡課程長達3個月。今年，這個在線免費學中文的項目依然在繼續，參與對象也從埃及青年擴展到了世界各國的青年。

埃米爾拍攝《萬里歸途》的那段時間，6個小時時差的開羅大學中文系的埃及學生，也每天通過「釘釘」上中文網課。辛苦結束一場戲時，在片場的一角，這位候場的黝黑壯漢大反派，不時拿出手機提供在線服務——漢語愛好者裏常有零基礎的，不知如何下載、註冊、登錄學習，這些前期的基礎服務工作，埃米爾會耐着性子親力親為。